

困學紀聞

困學紀聞卷之三

浚儀王

應麟

伯厚甫

詩

經典序錄河間人大毛公為詩故訓傳一云魯人名

失其

初學記

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

毛公萇為小毛公

大毛公之名確見于此正義云儒林傳毛公趙人不言其名後漢書趙人毛萇序錄

亦云名長今後漢書作萇此小毛公也

程子曰毛萇最得聖賢之意

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即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以絛衣繹

賓尸為靈星之尸以小弁為小人之詩則已失其義矣趙岐

云高子齊人

謂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亦高子也

序錄子夏傳曾申申傳李克讀詩記引陸璣草木疏以曾申為

申公以克為尅皆誤

詩六義三經三緯鄭氏注周禮六詩及孔氏正義其說尚矣朱子集傳從之而程子謂詩之六體隨篇求之有兼備者有偏得一二者讀詩記謂風非無雅雅非無頌蓋曰鄭箋幽雅幽頌之說然朱子疑楚茨至大田四篇為幽雅思文臣工噫嘻豐年戴芟良耜等篇為幽頌亦未知是否也

呂成公云幽雅頌怨逸

逸詩篇名若貍首

義射義驪駒大戴禮漢書近

祈招傳左繼之柔矣

左傳周書皆有

其辭唯采芻

禮同

河水新宮茅鴟

左傳

鳩飛

國語

無辭或謂河水汚

水也新宮斯干也鳩飛小宛也周子醇樂府拾遺曰孔子刪

詩有全篇刪者驪駒是也有刪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有刪一句者素以為絢兮是也愚

攷之周禮疏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風揚沙非詩也素以為
絢兮朱父公謂碩人詩四章而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
句蓋不可知其何詩然則非刪一句也若全篇之刪亦不心

驪駒

論語唐棣
之華之類

近世說詩者以閔睢為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未
詳所出

鶴林吳氏論詩曰興之體足以感發人之善心毛氏自閔睢而
下總百十六篇首繫之興風七十小雅四十大雅四頌二注
曰興也而此賦不稱焉蓋謂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也朱
氏又於其間增補十九篇而摘其不合於興者四十八條且
曰閔睢興詩也而兼於比綠衣比詩也而兼於興頌并一詩

而興比賦兼之則析義愈精矣李仲蒙曰叙物以言情謂之

賦情物盡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

之興物動情也

文心雕龍曰毛公述傳獨標興體以比顯而興隱鶴林之言本於此

太史公云周道缺而閔睢作艾軒謂三家說詩各有師承今齊

韓之詩字與義多不同毛公為趙人未必不出於韓詩太史

公所引乃一家之說古文尚書與子長並出今所引非古文

如祖飢惟刑之謚當有來處非口傳之失也

晁景迂曰齊魯韓三家以閔睢

葛覃卷耳鵲巢采芣苢騶虞鹿鳴四牡皇二者華之類皆為康王詩王風為魯詩

薛士龍曰閔睢作

刺之說是賦其詩者

艾軒謂詩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詩一變而為楚

辭屈原為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於楚也

周南之詩曰公侯干城曰王室如燬當文王與紂之事於君臣之分嚴矣此周之所以為至德

朱子詩傳云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今雍縣析為岐山天興兩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愚按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召亭在岐山縣西南

檀渠策問云湖州學興竊意遺聲寓之墳篇曰擇取二南小雅數十篇使學者朝夕詠歌今其聲無傳焉朱子儀禮通解有風雅十二詩譜乃趙彥肅所傳云即開元遺聲也

詩正義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曹氏詩說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

馬永卿問劉元城曰王黍離在邶鄘衛之後且天子可在諸侯

後乎曰非諸侯也周既滅商分畿內為三國邳鄆衛是也序詩者以其地本商之畿內故在王黍離上

新序云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魯詩出於浮丘伯以授楚元王交劉向乃交之孫其說蓋本魯詩然黍離王風之首恐不可以為衛詩也韓詩云黍離伯封作陳思王植貪惡鳥論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其韓詩之說歟伯封事唯見于此

南豐謂列女傳稱詩采芣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武微一篇又謂二人之作

韓文公為施士丐銘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

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唐語林云劉禹錫與韓柳詣士弓聽說詩曰甘棠勿拜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勿拜則不心勿翦言召伯漸遠人思不可及讀詩記董氏引士弓說

周有房中之樂燕禮注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漢安世房中樂唐山夫人所作魏繆贛謂安世歌神來燕享永受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謂房中為后妃之歌恐失其意通典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

白虎通諫諍篇妻得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亦齊魯韓之說歟

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急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

晁景迂詩序論云序騶虞王道成也風其為雅歟序魚麗可以告神明雅其為頌歟解頤新語云文王之風終於騶虞序以

為王道成則近於雅矣文武之雅終於魚麗序以為可告神

明則近於頌矣

滴水李氏曰小雅雖言政猶有風之體大雅之心幾於頌矣

歐陽公曰霸者興變風息焉然詩心於陳靈在桓文之後

八能之士見易緯通卦驗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曆或調陰陽或調正德所行大夫九能見毛詩定之方中傳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

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擔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

定之方中傳引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鄭志張逸問仲梁子何

時人答曰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

正義春秋時曾有仲

梁懷故言魯人

韓非子八儒有仲良氏之儒陶淵明羣輔錄云仲梁

氏傳樂為道以和陰陽為移風易俗之儒

史失其名

劉孝孫為毛詩正論演毛之簡破鄭之恠李邦直亦謂毛之說

簡而深此河間獻王所以高其學也鄭之釋繁塞而多失鄭

學長於禮以禮訓詩是案述而議性情也綠衣以為祿不諫

亦入以為入宗廟庭燎以為不設雞人之官此類不可悉舉

艾軒云讀風詩不解茅苴讀雅詩不解鶴鳴此為無得於詩者

傳至樂讀詩至鴛鴦之二章曰悟比興之體

江漢之女不可犯以非禮可以見周俗之美范滂之母勉其子以名節可以見漢俗之美

大雅之變作於大臣召穆公衛武公之類是也小雅之變作於群臣家父孟子之類是也風之變也匹夫匹婦皆得以風刺清議在下而世道益降矣

騶虞騶吾騶牙一物也聲相近而字異解頤新語既以虞為虞人又謂文王以騶牙名園蓋惑於異說魯詩傳曰梁鄒天子之田見後漢注與賈誼書同不必以騶牙為證

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鄭康成注云子嗟乎騶虞嘆仁人也周禮疏引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其說與射義

合文選注引琴操曰鄒虞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
不失嘉會墨子曰成王曰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即詩騶虞
歟

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
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
三篇間歌上林賦揜群雅張揖注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
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愚謂八篇可歌者唯鹿鳴白駒在小雅
貍首今亡鄭氏以為射義所引曾孫侯氏之詩餘皆風也而
亦謂之雅豈風亦有雅歟劉氏小傳或曰貍首鵲巢也篆文
似之此有貍首又有鵲巢則或說非矣張揖言二雅之材未
知所出

無衣非美晉蓋閔周也自僖王命曲沃伯為晉侯而篡臣無所
忌威烈王之命晉大夫釅僖之迄也有曲沃之命則有三大
夫之命出尔及爾也

詩亡然後春秋作胡文定謂自秦離降為國風天下不復有雅

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孟子集注同呂成公謂蓋指筆削

春秋之時非謂春秋之所始也詩既亡則人情不心於禮義

天下無復公好惡春秋所以不得不作歟艾軒曰文中子以

為詩者民之情性人之情性不應亡使孟子復出必從斯言

泉水云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說詩者未詳其地隋志邢州內丘

縣有干言山

李公緒記云柏人縣有干言山

魯頌徂來之松後漢

注兗州博城縣有徂來山

兗州

新甫之柏傳注不言山之

在唯後魏地形志魯郡汝陽縣有新甫山

通典漢汝陽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

南太史公聞之董生曰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則山川不可不攷也

檜有疾恣之詩周語富辰曰鄩之亡由叔姪

幽風於十月云曰為改歲言農事之畢也祭義於三月云歲既畢矣言蠶事之畢也農桑一歲之大務故皆以歲言之

七月箋傳言幽土晚寒者三孫毓云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幽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

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詩七月正義吳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荅曰日永星火舉中而言非心星也是鄭以日

永星火與心星別今按康成荅問蓋鄭志所載孫皓乃康成弟子後人曰孫皓名氏遂改鄭志為吳志康成不與吳孫皓同時吳志亦無此語

熠燿宵行傳云熠燿燐也朱子謂熠燿明不之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有光如螢其說本董氏說文引詩熠燿宵行熠盛光也末章云倉庚于飛熠燿其羽其義一也

七月見王業之難亦見王道之易孟子以農桑言王道周公之心也

風終于周公雅終于召旻有周召之臣則變者可以復于心子繫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周磐誦汝墳卒章而為親從仕王哀讀慕我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可謂

興於詩矣李栢和伯亦自言吾於詩甫田悟進學衡門識要

世和伯弟栢迂仲呂咸公所謂二李伯仲也此可為學詩之灋

太史公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鹿鳴周大臣所作也

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彈絃風諫漢太樂食舉十三曲一

曰鹿鳴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

四曰文王皆古聲辭琴操曰古琴有詩歌五曲曰鹿鳴伐檀

騶虞鵲巢白駒蔡邕琴賦云鹿鳴三章鹿鳴在宵雅之首馬

蔡以為風刺蓋齊魯韓三家之說猶開睢刺時作諷也呂元鈞謂

陳古以諷非謂三詩作於衰周

宵雅肄三疊澤論說以為夜誦此門人記錄之失讀詩記取鄭

董二子以宵為小則夜誦之說非矣